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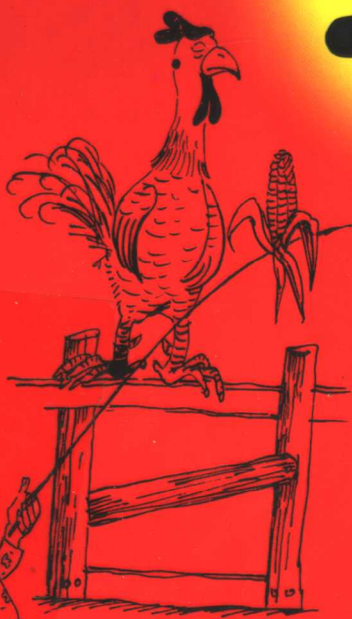


小布老虎丛书 · *Animal* 系列



鸡

常新港 著



的冒险

春风文艺出版社

北京市东城区图书馆



012Z0313120

土鸡

常新港 著

的冒险



春风文艺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土鸡的冒险 / 常新港著. — 沈阳: 春风文艺出版社, 2005.1
(小布老虎丛书)

ISBN 7-5313-2837-2

I. 土… II. 常… III. 童话—中国—当代 IV. I287.7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04) 第 132420 号

春风文艺出版社出版发行

地址: 沈阳市和平区十一纬路 25 号 邮政编码: 110003

联系电话: 024—23284285 23284029

购书热线: 024—23284402 23284401

小布老虎俱乐部热线: 024—81060686

春风文艺出版社 网址: www.chinachunfeng.net

小布老虎工作室 主页: xblh.chinachunfeng.net

E-mail: xiaobuhu1998@sina.com

沈阳市第二印刷厂印刷

幅面尺寸: 140mm × 203mm	印张: 7
字数: 115 千字	印数: 1—30 000 册
2005 年 1 月第 1 版	2005 年 1 月第 1 次印刷
责任编辑: 单瑛琪	责任校对: 陈杰
封面设计: 冯少玲	版式设计: 马寄萍

定价: 15.00 元

版权专有 侵权必究 法律顾问: 陈光
如有质量问题, 请与印刷厂联系调换



常新港

在一个夜晚，我的房门被叩响了。打开门之后，发现是一只鸡。它不是洋鸡，也不是火鸡，它是一只土鸡。梦非梦，鸡非鸡，让我一瞬间坠入了梦幻和现实的峡谷中。我写了这部关于土鸡的冒险史，它怎么看都像人的故事。它们令我心悸，也令我感动。



土鸡的冒险·常新港 著

目 录

一	我走出黑暗	1
二	我们的性别	5
三	我被当作小母鸡留下	13
四	亲眼看见爸爸的那场决斗	17
五	叫“假洋鸡”的姨妈	27
六	我竟然是一只小公鸡	33
七	好斗是土公鸡该有的品格	39
八	我偷吃了房顶上的玉米种子	49
九	爸爸走在前边	55
十	种鸡，土鸡群里的贵族	61
十一	人和土鸡都卷入一场战争	69
十二	爸爸遇到了麻烦	75
十三	绒绒被夹在了篱笆上	83
十四	被圈养的一只小公鸡	93
十五	谁去城里生活	101

十六	“假洋鸡”姨妈绝食	109
十七	剩下我和白毛两只小公鸡	117
十八	白毛经历了一场意外事故	125
十九	爸爸失踪了	135
二十	篱笆上站着一具……骨架	145
二十一	一只老土公鸡的最后日子	153
二十二	别人家的鸡跑到我们的草地上散步	161
二十三	被关进笼子里的性质完全不同	169
二十四	当一只流浪鸡吧	179
二十五	住在金属房子里的千万只鸡	185
二十六	鸡瘟像风一样刮过来	193
二十七	身价数倍的土鸡	197
二十八	我的冒险旅程	203
二十九	温馨时刻	211
	谁敲响了我的房门	215





一 我走出黑暗

我从黑乎乎的蛋壳里走出来时，以为自己和伙伴们从此就是自由的了。没想到，除了跟自己的长相一模一样的同类之外，我们还有主人。就是说，我和同伴儿，还有整个的家族，都属于我们的主人。

我们土鸡的老祖先在哪里？

一开始，我跟许多土鸡都不理解这个问题，我们是自己从蛋壳里拱出来的，长大了，如果是母鸡，自然会下蛋，经过孵化，小土鸡又从蛋壳里走出来，一代又一代，生生不息，怎么就成了主人的土鸡了？

我听见主人说话是我刚刚从蛋壳里拱出来，十分钟后。男主人和女主人用我们不习惯的腔调在说话，好像是在议论我们这些小土鸡。他们的声



小布老虎丛书
系列





音里有一种蛮横和霸道。我观察了一下周围，发现小土鸡们也试图搞懂主人的语言，但是，他们都放弃了。因为男女主人在对待我们的态度上，缺少亲和力和力，他们除了使用难听的声音外，常常用脚同我们对话。所以，小土鸡跟主人都保持着一种适当的距离。

我是一只内向的土鸡，我最早突破了人的语言关。就是说，我听懂了人在说什么。小土鸡们在抢食物时，看见我呆头呆脑地盯住主人看，就说我是一只少见的傻土鸡。有食物不抢不吃，有病啊？他们不知道，我在研究主人的话，听懂了他们的语气，看见了他们说一种话时要配合着一种表情。

我的蛋壳被我啄破后，变成了一个轻飘飘的空壳，被女主人用脚踩碎后，拿去喂那些大土鸡们了。大土鸡吃了蛋壳，长钙，产蛋快。

我看见了几只死蛋。我守在那几只死蛋跟前，等着他们走出来。可是，原本跟我一样有生命的缩在蛋壳里的雏鸡，没能走出黑暗，被留在黑沉沉的世界里了。女主人用大扫把，把沉甸甸的死蛋拢到一起，并沮丧地说：“都是死蛋！”她的表情看上去很遗憾。

我也感到不适，浑身有些发抖。觉得那些缩在蛋壳里的小土鸡，应该睁开眼睛，用自己的嘴巴啄破蛋壳，出来看看太阳，听听风声，呼吸一下清爽



土鸡的冒险
· 常新港 著

的空气。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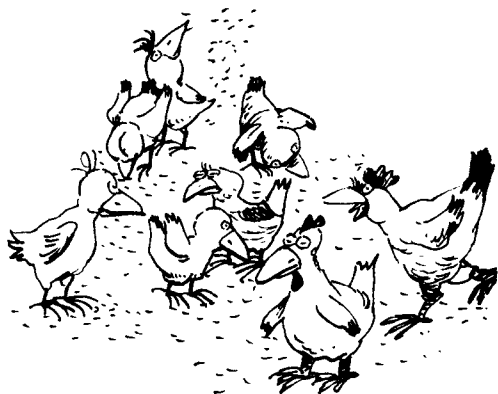
大约在第四天，我在院子的角落里又看见了那几个被主人说成的死蛋。我数了数，一共是八个。

我小心地用自己的尖嘴敲了一下死蛋的蛋壳，想叫醒他。死蛋没有反应。我继续用尖嘴去敲，想叫醒里边的小土鸡。我的样子就像在敲门一样，拘谨而又有礼貌。我开始埋怨里边的小土鸡贪睡。我对着死蛋说：“醒醒吧！”

没几天，死蛋从院子的角落里消失了。我心里想，他们也许在我不在跟前的时候，自己走出了蛋壳，离开了黑暗，像我一样站在阳光下，开始呼吸新鲜空气了。

在那一刻，我的心轻松地飞扬起来。





二 我们的性别

有那么一段美好时光，我和还在长身体的小土鸡们都没有性别意识。我们的爸爸懂得这一点，但是，他不教我们。他肯定认为我们到了一定的时候，自然就会懂的。这些事情，根本不用教，如果该懂的时候还不懂，那就是有生理缺陷或者是一个纯粹的傻瓜土鸡了。爸爸对自

己孩子们的智商很有信心。

最关心我们这些小土鸡性别的是主人。

这是一件令我感到难以启齿的事。我觉得别的小土鸡就没有羞耻感。我说这件事之前，我应该先描述一下主人的长相和主人家里的一些情况，因为，我迟早要说到他们的。就像说起玉米粒就会想到玉米棒子一样，我可是天天见到我的大小主人们。



小布老虎丛书
·
系列





土鸡的冒险·常新港 著

先说男主人，他跟大多数中国人一样，脸色黑红，个子不高，四肢粗壮。他有力气，能把一麻袋玉米扛到肩上，走两里路，扛进自己家的院子，扔到地上。那麻袋是旧的，包不住玉米了，就有不听话的玉米粒从破口处窜出来。这时候，我们会蜂拥而至，抢玉米粒吃。男主人除了种地之外，还养着几只长胡子的山羊和两头脏兮兮的胖猪。那些猪整日哼唧着，向主人要吃的，发牢骚，提意见，表

达着对生活现状的不满。他们两个一天二十四小时，除了吃就是睡觉，对其他一切事都不感兴趣。有时候，他们吃食用的木槽子翻了，倒在他们的身上，他们也不动，就让木槽子压在身上，懒到家了。我从他们两个身边经过时，他们两个四只眼，没有一只眼睁开看看我的。我想，我总比蚊子大吧？蚊子落在你这蠢猪头上，你不动一下可以理解，但是，我是土鸡啊！



小布老虎丛书
•
系列

女主人的嗓门儿大，刺耳，这是小土鸡们拒绝弄清她语言含义的主要原因。她用不同的声音叫猪，喊羊，呼喊我们小土鸡。她叫我们时，用一种很特殊的“哥哥”声。这声音有点亲切，让小土鸡们跟



女主人的距离近了一些。女主人热爱厨房，热爱灶台，还热爱院子里这些喘气的家禽。我看出来，女主人对我们小土鸡情有独钟，她在喂我们食物时，一直守在旁边看着，眼光在我们身上扫来扫去。

没多久，我就搞清了女主人的心事。她急切地等着我们长大。





我们还有两个小主人，一个叫土豆的男孩子和一个叫豆角的女孩子。姐弟俩。当他们的爸爸和妈妈出门做活时，姐姐就领着弟弟玩。弟弟从不叫姐，只喊她豆角。豆角也从不喊弟弟，只叫土豆。

土豆对我们感兴趣。有一次，我被土豆伸出手抓住了。他使劲抓住我，我的呼吸都有点困难。土豆是担心我跑掉。

豆角让土豆松开我，把我放了。土豆不听，手



土鸡的冒险
· 常新港 著



反而抓得更紧了，我在土豆的手心里抻了一下脖子，想叫一声，却叫不出来。我想，完了，我快死了。我死得也太快了。我来到这个可爱的世界上，总共没有多少天啊。

豆角看出了我的危险，她抓住土豆的手，扳他的手指，嘴里喊叫：“松了他，你松了他，他受不了了！”

土豆也大叫起来：“让我再玩一会儿！”

小主人玩我一会儿，就能要了我的命。

就在这能要了我的命的时刻，他们的妈妈回来了。女主人看见这一幕，冲上来对着土豆的头就拍了一掌：“松开！你要是把一只小母鸡捏死了，





你就没蛋吃了！”

土豆松了手，我晕头转向地掉到了地上。但是，我的思维还清晰：“我如果是一只小土公鸡呢？”

那一天，女主人和男主人把我们这些土鸡都赶到院子里，集中起来。我们不知道要做什么事，我感到这件事关系重大。但是，其他的小土鸡们交头接耳吵嚷成一片，他们以为又要开饭了。我从太阳落在地上的影子看，离开饭还有一段时间呢。

这时候，女主人又把我们赶进苇席圈成的笼子里。我们一个挤着一个，很不舒服。我觉得出事了。可我身边的小土鸡都在齐声要吃的。

男主人的大手伸进来了，抓住一只小鸡，递给女主人，女主人就扒开小土鸡的屁股看一眼，吐出一声：“母鸡！”“公鸡！”……

我在笼子里拼命躲避男主人伸进来的大手。但是，躲到最后，还是被那只可恶的手抓住了，递到女主人更可恶的手上。

我羞愧地闭上了眼睛。那一刻真是令我难堪。女主人检查我性别的时间最长。我简直要羞死了。她的手在我的身上拨弄一气之后，不罢休，又拨弄一气。我心想，我死了就好了。女主人人才说了一句话：“可能是母鸡。”

女主人在我身上乱摸了这么久，只听到“可



土鸡的冒险
· 常新港 著